



守令懿範卷之二

吳郡守末年蔡國熙裁定

仁和令新建張世譽

錢塘令長洲闕成章全刻

循牧

周

公孫僑

公孫僑字子產鄭公子子國之子也博物多聞有遠識代子皮為政立學校定章服正溝洫伍井廬

大人之忠信者與之其泰侈者斃之。二年民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孔子稱之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司馬遷曰。子產爲政。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入遺。四年田器不歸。桃李垂於街者。莫之敢援。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棄我死乎。

### 民將安歸

○子謂子產惠人也。殖田疇教子弟是已。蓋三年而誦聲作。當其始猶不免褚伍之譴。使中無定畫。毀譽奪之能成其惠哉。余觀正封恤定章服等事。非煦煦取便目前者。乃其愷悌一念自藏於嚴密中。不可掩也。又而政治至今。士無尺籍。桃李垂街者。莫援遺愛深矣。然夫子猶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此又安所指哉。誠求者自得之。

晏嬰

晏嬰字平仲齊世卿弱之子也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責之曰吾以子爲可也使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寡人將加大戮於子晏子對曰以君之威臣敢逃死自今以始請改道以治東阿景公許之三月上月成景公迎而賀之曰善哉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杜請託絕貨賂山澤之利以業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乃罪臣今臣之治東阿也請託行貨賂至公帑之財入於左

右山澤之利歸於權豪饑者多矣而君乃賀臣臣不能復治東阿矣請從此辭景公下席而謝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晏子治東阿善矣其君不見信則去之何必易行以求知哉雖然權以悟主非其本心也一辭而致景公下席之謝有以夫嗟乎烹阿封即墨齊威不可及也始惑左右而終悟保民景公其亞與

公儀休

公儀休魯博士也以高第仕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泄柳問之曰治國之道若何休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利之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愛民之道盡之矣泄柳曰何如曰教之耕歛勿害之也不奪其時勿敗之也刑罰從省勿殺之也賦歛從薄勿奪之也節其力役勿苦之也適其性情勿怒之也善爲國者遇民如父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他日茹蔬而甘拔其園葵視其家

織布美去其織婦曰欲使農夫工女何所售其貨乎行之三年魯人甚悅而安之曰國相生我魯有大故左右請閉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以閉心矣何庸閉門哉已而果無事

○拔葵去婦類細行然者其觸事怵心默察而潛杜非真有痼瘕之念者能乎當大故自信閉心可謂獨立不懼者古人所見卓然固如此

董閔安于

董閼安于趙人簡子之才臣也嘗使之治晉陽拊循其民輕其賦歛內修政事外交強隣周思卻慮謀及后人簡子嘗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車吏進問君何爲止簡子曰董安于在後吏曰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子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安于適至簡子謂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對曰此安于之所以爲後也簡子曰宮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以爲後也簡子曰行人燭過年長矣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

所以爲後也安于可謂腹心之臣矣凡君心之所欲爲而有益於國者安于皆代爲之也他日趙氏祀之於廟迄至襄子之世智伯陰結韓魏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謀之曰安適而可張孟談曰晉陽董安于之所拊循也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襄子之晉陽周視之召張孟談曰吾城郭完府庫足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孟談對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爲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輅之勁

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銅少若何？」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卒馮晉陽以滅智伯。趙宗危而復安，皆安于功也。

昔董安于性緩常，珮弦以自急。夫以從容詳審之性而矯以勇斷，宜其慮事精而遠，其行果而力也。觀其凡有益于國者，皆代君爲之，每有先事之備，諸所施設，率爲國家長久計，所謂竭智盡忠以事其主，董子有焉。

史稱晉陽之安，尹子保障力也。其端則安于實，開之二子者，深思遠慮，默儲不測之備，國無難，孰發其先計哉！古人不貴赫赫功，茲可槩也。

### 子奇

子奇，齊東阿宰也。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旣行矣，齊君以其幼也，悔而追之，曰：「未到阿，及之，還之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使者曰：「子奇必能治阿也。臣見其所與共載者，皆白首者也。夫以老者之智，而以少者決之，其能治阿必矣。」子奇

至阿鑄庫兵以爲耕器魏聞童子爲宰庫無兵倉  
無粟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  
敗魏師

子竒未冠治東阿才乎觀其載白首與共事蓋  
歛才取諸人者老成識字也銷兵而破敵豈所  
謂制挺撻堅利者哉政貴人和此耳吁子竒信  
竒士乃使者揣知於未然亦具朗識也夫

### 西門豹

西門豹魏人爲鄴令辭於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

樹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樹功成名  
有道乎文侯曰有之矣子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  
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  
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未驚牛之黃也  
似虎此皆似之而非者也豹往到鄴會長老問民  
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鄴三老廷掾每歲歛  
民錢數百萬以三十萬娶婦與巫祝共分其餘巫  
行視人家美女指是當爲河伯婦委聘洗沐盛飾  
綺衣治齋河上張帷蔽女其粉飾之如嫁女床席



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上、數里而沒、其來久矣、人言  
即不娶婦、河必漂溢傷人、豹曰、他日幸來告我、吾  
亦往送女、至其時、豹往會之、三老巫祝皆在、觀者  
空鄴城焉、豹呼女視之、謂衆曰、是女不堪爲河伯  
婦也、煩大巫入報、即使吏卒抱大巫嫗投河、中有  
頃曰、巫嫗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白之、復投三老  
河中、觀者股栗、有頃顧謂廷掾與豪長者曰、汝入  
趣之、皆叩頭請命、豹曰、河伯何留客之久、若等且  
歸鄴中、大驚、自是不敢言娶婦事矣。○豹即發民

鑿十二渠引河水灌田、民受其利、至漢之興、十二  
渠經絕、馳道長吏欲合三渠爲一橋、父老言曰、此  
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置  
之。

投巫老於河、威棱苦峻、蓋愚俗久沿、不痛懲不  
止、况嫗老數輩、殺民女、斂民財、積罪貫盈矣、借  
之以雪沉寃、而絕來患、似無不可者、豹之智且  
勇、盡美矣乎、雖然、修文告于河神、如韓昌黎之  
馴、驅豫下令以娶巫家、如宋叔庠之絕山嫗、或

止懲一二以警其餘斯又盡善也已至鑿渠引水尤開鄴旁百世利焉太史公乃列於滑稽傳何哉  
歲一娶婦費錢三十萬何不以是鑿渠防河患乎使豹不鑿渠後有河患民將曰不娶婦之故也而其害復作矣豹見理行政果不惟除害而又興利其賢矣哉

西漢

吳公

吳公上蔡人漢時爲河南守聞雒陽人賈誼秀本召置門下甚愛幸文帝初立徵公爲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時稱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云

夫西京良吏尚矣廼吳公爲河南其規緒無可稱述而治平居天下最豈悶悶不近名者耶上臣以人事君公進賈生能知人則安民可推也作史者於誼傳見之有以哉

汲黯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事武帝爲謁者河內失火帝使往視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內見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發河南粟賑之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病歸召拜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留內遷爲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不細苛多病卧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長孺爲治惟責大指不爲細苛可謂得綜理之

要矣不問失火而傷水旱乃矯制發粟亦務大蠲細之驗也病卧閣中而東海大治蓋識體所致豈徒清淨自文者歟

### 黃霸

黃霸字次公陽夏人少學律令喜爲吏入穀補左馮翊卒吏領郡錢穀察廉爲河南太守丞明察內敏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時俗吏尚嚴酷而霸獨用法寬和爲名○宣帝時由夏侯勝薦擢

揚州刺史復爲潁川大守秩比二千石賜車蓋特  
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  
○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霸爲  
選良吏分部宣布詔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  
官皆畜鷄豚以贍鰥寡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  
師帥伍長班行于民間勸以爲善防奸之意及務  
耕桑節用種樹養畜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  
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  
參考常擇長年廉吏有所司察屬令周密吏出不

敢舍郵亭食於道傍烏攫其肉民有詣府言事者  
霸與語道此吏還詣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  
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君毫  
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具爲區  
處其所木可爲棺其亭猪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  
識事聰明如此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  
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皆出于民所易新  
吏又未必賢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  
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

兆尹

夫治貴識體總成者責大指專司者綜細務郡縣之體然也然有機宜焉膠瑟則滯次公當深文之末馴以寬和時乎獨以二千石析及米鹽類瑣瑣老撻道旁之伏又疑於鈞鉅矣豈承廣漢之後俗多構仇非精明不能猝理歟曰在用之何如耳若以炫聰明將流於苛察資以悉民隱杜奸萌則所謂仁術也何過哉爲政者審之治道去太甚善哉言也次公外寬內明諸所畫

率過於精密則此誠善自調停矣憤憤者口實茲語甚未必去弊滋焉若矜智喜事者流真藥石也哉

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爲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強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更改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

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于是令文學校官皮弁執俎豆爲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數年徙東郡太守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鍾鼓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旂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租賦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

爲大事吏民敬畏趣向之又置正伍長相率以孝弟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奸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甚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太減爲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歲餘不行縣掾白宜循行郡中延壽曰縣有賢令長督郵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方春月可一出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

愛字疑  
是受字

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愛其耻。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閣思過。于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乃起聽事。郡中歛然莫不傳相教厲。延壽恩信周遍。二十四縣。莫復以詞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

夫治必先定規模。循而行之。考厥成焉。吾見龔黃輩。政緒率循。循若持左契。驗則必合。此豈漫

然為者。長公好古。政多更張。始煩終便。蓋其中實具成畫。第難與徂安之民慮始也。閉閣思過。意尤懇篤。躬厚薄責。政行化洽。其志識亦宏裕者。乃竟以持蕭太傅受戮傷哉。

漢稱循吏者。非儒術。即黃老。而申韓參焉。趙子都。鉤鉅。鈺。筭。申韓之遺也。毋論巴汲。長孺尚清淨。卧閣而東海治。韓長公好古教化。條約若煩。而潁川亦治。二者操術異。而取効均。有說乎。曰。二子懇懇為民之念一也。用以見殊抑其所乘。

然矣。夫簡靜而不弛，精密而不苛，救時者隨所取焉，弗泥其迹可也。且夫坦中善藏，何必非儒而槩目爲黃老之學，迂滯不情，與矜飾而入于僞者，果儒術耶？而世則以此輕儒矣。太史公論人先黃老而謂言道德者溺其職，噫，名法熾而德意微，非孔孟之咎也。儒不孔孟而宗黃老者，因得以清淨收功，蓋其真意猶在焉。誦孔孟者類斥黃老而不免蔽于聲利之習，并其真意亡之，何爲哉？彼二子或未可輕議也已。

### 王尊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師事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畧通大義。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以高第擢安定太守，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又出教敕縣功曹曰：『各有砥礪，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無久妨賢。』」○遷東郡太守，河水溢，瓠子金隄尊躬率吏民，投祀水神，河伯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上，吏民數千萬人。



爭叩頭救止尊終不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傍，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三老朱英等奏其狀，天子嘉之，秩尊中二千石。數歲卒，官吏民祀之。

王尊遇瓠子之溢，願以身填金隄。或曰：果爾從，井救人仁乎？宋儒治曹村決者曰：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仁人之用心固如此，人孰無死，卽尊以河潰而死，其忠且勇亦不磨焉。

### 龔遂

龔遂字少卿，平陽人。宣帝時，渤海盜起，二千石不能制。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問何以息盜，對稱旨。且請便宜從事，上許之。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無得問。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假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

賣刀買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  
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請從。王生故嗜酒，  
功曹以爲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會遂引入  
宮，王生醉，從後呼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  
不可有所陳對。」宜曰：「昔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  
遂至上前，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笑曰：  
「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  
議曹教戒臣也。」止乃拜。遂，水衡都尉。王生爲水衡  
丞，以褒顯之云。○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考地節元康之際，政令煩苛，民之爲盜，有自來  
矣。予於少卿治渤海，有深取焉，罷逐，掃開自新  
之路，得其機要，可謂曰智。開倉選吏，恤其瘡痍，  
可謂曰仁。卒之渤海晏然，遂誠良吏哉。或慮德  
不可馴，稔亂焉。如之何？曰：殲決渠魁，勝從罔治。  
胤征有明訓矣。彼激赤子於潢池，輒令玉石俱  
焚者，獨何心歟。

世人醒于爭，王生醉于讓者，與少卿楊善于夫  
子，歸美於議曹，視息盜安民之功，尤大也。嗚呼！

厚哉。

召信臣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鄉亭行視水泉開通溝渠於穰縣南造鉗盧陂累石爲隄旁開六石門以節水勢用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人得其利刻石于田畔以防分爭禁止

嫁娶奢靡務于儉約按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百姓歸之戶口增倍訟盜衰止吏民親愛之號曰召父○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徵爲少府奏罷園囿食物諸不經歲費省數十萬

盡力溝洫禹也經畫溝洫之制非程伯子乎翁卿開通溝渠同此意也嗚呼井田不易復矣今日爲民根本計以紹召父之政舍此何術哉韓長公守馮翊歲餘不行縣曰恐重爲煩擾也翁卿則出入阡陌止舍鄉亭孰是歟曰近民牧

體也。召伯甘棠之思是已。南陽之治行稱最。有以乎。若不躬儉約。而反生驛騷。則長公之慮是矣。

薛宣

薛宣字贛君，東海郟人。爲大司農，斗食屬察廉。爲不其丞。瑯琊太守趙貢行縣，說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後舉茂才，爲宛句令。大將軍鳳聞其能，薦宣爲長安令，治果有名。○成帝卽位，宣

爲中丞，上疏論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咎在部刺史。舉措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郡縣相迫促，是故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上嘉納之。○出爲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上徙爲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迺手自牒，春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馮翊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春相曉。湛卽時解印綬，爲記謝宣。」

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  
移書顯責之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  
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其令薛恭職不辦粟邑縣  
小僻在山中易治鉅鹿尹賞文郡用事吏舉茂木  
遷在粟邑卽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  
而兩縣皆治○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  
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池陽令舉廉吏  
獄掾王立未及召而立妻受囚家錢立實不知慙  
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立家私受賂而立不

知殺身自明立誠廉士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  
以顯其魂○宣性密靜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  
下至財用筆研皆爲設方畧利用而省費郡中清  
靜吏民稱之

歷代監司識大體與郡縣同心恤民者多矣類  
此疏者豈少哉

密封顯責各當其心二令所以感心服也可爲  
罷黜法  
馴煩守僻各當其能二令所以皆才  
顯也可爲任使法

密靜則思自生。安而后能慮也。長人者孰無思哉。密靜之思則鮮矣。

何武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人也。以射策甲科爲郎，光祿勳。舉四行，遷爲郫令，坐法免歸。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

不揚人惡、  
好補人善、  
自是感化  
事。

錄因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聖爲博士，暨武於朝，武終不揚其惡。○武爲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不肯敬之，如一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爲常。○爲刺史五歲，入爲丞相司直，遷清河太守，兗州刺史。復徙京兆尹，更爲大司空，封浞鄉侯。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善，世以此多焉。其

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何君公賢不肖敬之如一似少鑑別然者乃其氣度則渾渾難窺矣所居無赫赫名以是歎然迹舉奏二千石豈惜然者乃以不禮廉小戴何以示公噫不激不隨信惟無我者能之始雖以不禮廉小戴不免一時之恒情而終不揚其惡以報昔日之毀非君子而能之乎

東漢

寇恂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初為郡功曹光武南定河內而難其守問于鄧禹禹薦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恂移書屬縣誦兵隸射為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轉以給軍士與朱鮪將蘇茂賈彊等戰大破之時光武北征軍食急乏恂轉輸前後不絕○穎川盜起拜恂穎川太守郡中悉平封恂雍奴侯恂在穎川三年拜汝南太守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

得。寇。

學焉。○七年代朱浮為執金吾，明年潁川盜復起，帝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士，受納餘降。○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俸厚，施朋友故人及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卒謚威侯。

軍輸興國首務，光武之威侯，猶高帝之鄼侯也。

傑哉分俸厚施難矣，而謂因士大夫致此尤難哉，真長者之言也。

蓋世之抱雄畧者，不曰樽俎可以折衝也，文士坐嘯今古，芥視武弁，而或不任盤錯於以殿國家而鎮百姓，難矣哉！子翼兼資文武，宰大都至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躬自受業，汪汪千頃量也。能下人，故能用人，蓋羣雄不足平已。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習詩書，及曆算，稱為通。



儒性寬仁恭愛初辟丞相府史後以儒術舉爲侍郎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不忍欺之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之茂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凡人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餽遺况

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且歸念之于于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太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

獨不入密縣界。光武即位，先訪求茂，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茂為密令時，年已七十矣，而能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觀其論亭長受米肉數語，雖悖戾之人，亦無不化者。然此猶嫗煦者可能也。至於嗤議叢與，非有卓然不易之志，鮮不撓且沮矣。而茂方理事自若，不以為嫌，器量固超然哉。世之嘒嘒淺中，動輒沮喪者，視此抑可愧矣。

禮律二語，古今名言。知律而不知禮，可謂循良否乎？世之彊察威明者，視此霄壤矣。

### 杜詩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世祖時，以討賊功，拜成臯令。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為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後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善于計畧。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

人方之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  
杜母○詩自以無勞久居大郡不安求欲降避願  
受小職帝惜其能不許○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  
劉統董崇等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視事七年政化  
大治○  
○夫貴位厚勢人所爭趨趨進念起則矜功害能  
將茂顧已修職利民何有哉若杜公君非獨優  
於治郡其推賢避位甚盛節也不肝顧乎上不  
疾視乎下故實惠所流民終賴之易稱渙躬詩

美緇衣公君有焉

○公君節儉善計畧便民之政知無不舉乃猶不  
安大郡求降避豈其中尚有不足處耶噫苟盡  
心於民事其所不足實多矣

劉平

劉平字公子彭城人本名曠顯宗後改爲平王莽  
時爲郡吏守菑丘長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  
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後舉孝廉拜濟陰郡  
丞太守劉育重之任以郡事○後拜全椒長政有

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  
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  
班詔書而去○顯宗初鍾離意薦平及琅琊王望  
東萊王扶畧曰竊見平等皆年七十執性活澹所  
居之處邑里化之修身行義應在朝次書奏徵拜  
議郎

夫強察苛峻長告訐之風非所以亭治百姓也  
樹德者令民沐浴歌詠追號而尸祝之亦云殊  
績矣或有沾沾意焉則猶未若恬然無喜怒之

爲至也劉全柸其惠政史不條載唯曰人人自  
以爲得所不知所問班詔書而去冲乎沕乎吾  
不能窺其用也薦其賢者謂執性恬澹所居邑  
里化之素履若此其政亦渾渾不表暴者耶

### 衛颯

衛颯字子產河內修武人也家貧好學問建武二  
年除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  
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  
婚姻之禮朞年間邦俗從化○先是舍涇滇陽曲

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常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  
濱溪谷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  
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  
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  
是役省勞息奸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  
租賦同之平民○又耒陽縣山鐵石民庶常依聚  
私爲鑄冶遂招來亡命多致奸盜颯乃上起鐵官  
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恤理民事居  
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視事十年郡內

清理○

○爲吏以期會筐篋爲能循循焉朝夕是計此後  
世通患也桂陽之政至鑿山五百里設郵置省  
勞役招流携廣租稅起鐵官居官如家若不暇  
給自媮惰循嘿者視之有不哂且誚哉迺君子  
則有取乎是矣嗟乎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不有  
大勞不能久逸此唯識治者可與語也今世有  
加意隱瘼稍稍振剔輒爲流議所沮惜哉

任延

聖童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年十二爲諸生號爲聖童更始元年以延爲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惟先遣饋禮祀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分俸祿以賑給之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順孫就餐飯之吳有龍丘長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

都尉灑掃其門猶懼辱焉豈可召乎乃遣功曹奏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于道積歲長乃出署議曹祭酒○建武初詔徵延爲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置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至千餘頃百姓充給○又略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五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者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是歲風雨順節

穀稼豐衍其產于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其子爲任于是徼外蠻夷皆慕義保塞○初平帝時錫光爲交趾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化故嶺南華風始于二守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以病稽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曰臣聞忠臣不私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也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旣之武威首摧豪大姓田紺等威行

境內吏民累息○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羗延隨宜處置各得其方○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旣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顯宗卽位拜潁川太守尋轉河南太守所在稱治

善事上官無失名譽世祖豈導人以諂者必有忍其廼有濟此固可與貞孤之士語也長孫曰忠臣不私其志確矣嗟夫吏重名譽生民之感也急身謀而忽民瘼守道者屑乎雖然不獲乎

上民不可得而治矣。不激不阿。當官者有道焉。奚庸心哉。

○夫風氣待人而開。不獨太古也。嶺南華風始于二守。亦開物之政歟。噫。士大夫重內輕外。外補者猶擇善地。鄙夷氓爲不可俱也。箕子就封。朝鮮俗易。文翁作守。蜀壤教行。獨非人情耶。不遇盤根利器。不顯君子。以古道正今俗。卽樸陋之鄉。易率也。

郭伋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爲漁陽都尉。世祖卽位。拜雍州牧。建武四年。爲中山太守。明年爲漁陽太守。漁陽旣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起。徵拜潁川太守。伋到。招懷山賊趙宏等數百人。皆束手請降。悉遣歸附農。○後再爲并州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相携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



凡杖之禮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  
兒童數百各騎竹馬于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  
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謝之及事訖諸  
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告之曰及還  
先期一日伋謂違信于諸兒遂止于野須期乃入  
書有之德盛者不狎侮易則日以貴下賤大德  
九民也郭細侯與童稚期不爽信宿豈直重然諾  
哉庶乎毋侮毋弱者矣嘻山谷之隈竹馬道迎  
不聞褻郡侯威也所過搜民隱禮者德親民者

不當如是耶

張堪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少受業長安志美行厲  
世祖即位中郎將來欵薦堪召拜郎中送委輸詣  
吳漢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伐公孫述堪助漢  
破之成都既拔堪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條列上言  
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說○後拜漁陽太守  
捕擊奸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乃于狐奴開  
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

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公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能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郡，仁以惠下，威能討奸。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太息良久，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疋。

○張漁陽仁而有威，視事數年，令民陶然咏德，而邊亭虛候，殆文武之兼材耶。乘折轅布被囊，又其細耳於乎，材有偏全，守不可玷也。倘民不見德而僅以廉自多，其猶在張漁陽之後也已。惟其無富家之欲，所以有富民之仁。君游二事，非兩截也。

### 劉昆

劉昆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遷弘農太守。先是嶠黽道多虎，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爲光祿勳，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

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  
然耳帝歎曰此長者之言顧命書諸策  
偶然之對見澹然之心

###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少介然有義行爲鄉  
嗇夫平徭理怨得人歡心○京兆尹召倫爲主簿  
領長安市市無阿枉百姓悅服○後爲扶夷長未  
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  
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悉賤買與民之貧

羸者○遷蜀郡太守蜀地人吏富實掾史家資多  
至千萬倫悉遣歸更選孤貧志行之人文職修理  
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倫爲知人

惠及貧民選用貧吏古所謂不虐無告不廢困  
窮伯魚兼之矣長民者宜加意于斯乎

### 鍾離意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少爲郡督郵時部縣  
亭長有愛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意封還記入言  
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

今宜先清府內且闕畧遠縣細微之愆太守賢之  
任以縣事○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自隱親  
經給醫藥所部多蒙全濟建武中除瑕丘令吏有  
擅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  
加刑遣令長休○遷棠邑令縣人防廣爲父報仇  
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  
家使得殯歛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  
竟遣之廣殯母訖果還入獄○顯宗卽位徵爲尚  
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贓千金伏法以次其物簿入

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硃璣悉以委地而不拜  
賜言於帝曰孔子忍滑於盜泉曾參會車於勝毋  
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歎曰清乎尚  
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

臧哀伯有言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  
賂章也意之委珠不拜其意深矣是豈世之硜  
硜小廉已哉至其息及盜竊信行囚繫宛乎醇  
厚之風東京良吏莫是過矣

宋均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以父任爲郎年二十餘  
調補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好巫鬼均爲立學校  
禁絕淫祀人皆安之○後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  
數爲民患均到下記屬縣曰江淮之有猛獸猶北  
土之有鷄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  
非憂恤之本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  
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遊渡江○中元元  
年山楊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巫取百姓男女

以爲公姬歲歲改易不敢嫁娶均乃下令自今以  
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害良民於是遂絕○  
遷東海相徵拜尚書令復出爲河內太守政化大  
行○  
○叔庠之禁山娶其溺巫之遺意歟而仁則過西  
門遠矣格奸者類以權濟乎然而息虎患散飛  
蝗德政寔感之權不與焉吏治可識矣

秦彭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建初九年爲山陽太守

以禮誦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設四誠以定六親長幼之禮遵奉教化者擢爲鄉三老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于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老爲三品各立文簿于是奸吏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

漢自孝武末年任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牛耕用力省而得穀多然肥確未覈奸吏牟刻其間自秦彭度田爲三品紀之載籍孝明因其法詔示天下遂爲不易之制仁人之利溥哉彭本儒術致理故其教化勸率彬彬可觀云

### 黃香

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也家貧博學經典究精道術安帝時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典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

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俸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于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廩貸荒民獲全

夫物各有分傳之翼者兩其足予之齒者去其角天道然也食祿之家與民爭利忍乎歛怨而施奪匪直敗名多不庇其子孫違天者不祥哉周儀休漢文疆庶幾知絜矩之義者

分祿贍貧使富民樂施出于周禮荒政之外上  
有好者下必有甚焉長人者可以爲法矣

龐參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舉孝廉拜左校令後拜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官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門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撫孤也于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名

仲達善治得于任棠之善喻隱者之益于仕者

自古記之矣。避堂待舍，惠貽臨淄。前輩風流類如此。

### 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明經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客居于湖，教授鄉閭。不答州郡禮，命衆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年五十始仕，州郡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

人何也？密曰：莫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皆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關西四知其心，徹神明矣。非孔門慎獨之脉歟。夫當時止曰四知，迨今知者可指數耶？毋謂幽獨爲可欺也。噫！古來貪墨敗官，厚爲子孫計者，今安在矣。道關西叩楊氏後，無問知不知，咸知。



爲清白吏子孫貽謀者熟計之應不以彼易此

###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  
孫國相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  
乃止○祖母死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以涼州  
之議爲鄧騭兄弟所不平時朝歌賊寧季等數千  
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不解乃以詡爲朝歌長故  
舊皆弔詡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  
錯節不別利器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請寬假蠻

策勿令有所拘闕稜許之及到官多設方畧賊皆  
駭散稱爲神明語具本傳○遷懷令後羗寇武都  
遷武都太守羗乃率衆遮詡于陳倉詡即停車宣  
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乘其分散日夜進道兼行  
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羗不敢逼○既到郡  
復大破羗衆乃占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  
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詡始到郡戶纔盈萬  
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米鹽豐賤十倍于前  
請寬假以散朝歌之賊倍增竈以退武都之羗

招亡賑貧以致戶口歲增人知升卿之忠矣孰知自順孫孝養中來耶古稱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觀此益信

○詡以龕亂理劇之才勛勳亦章灼矣然而九見譴考三被刑罰終不少沮豈忠介天植威不能惕耶至其臨終猶以擊賊時寃殺為戒又何慈惻也士大夫立朝則全軀自保握權則威稜嗜戮者省夫

吳祐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父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苾薏與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後舉孝廉為膠東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

性慚懼請閣自首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肯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乃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無子卽逮長妻使同宿獄中妻遂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乃嚙指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祐在膠東九年書不入京師

范曄論剛列表性鮮能優寬仁柔用情多之貞直季英貧不受遺守郡九年書不入京師孤貞哉其處孫齊夫安丘男子二事秉心一何恕也中無欲故能盡人之情觀過知仁仁者能之

### 陳寔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後爲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

讀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期喪去  
官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  
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  
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  
申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歛違法乃解印綬去○  
寔在鄉里平心率物或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  
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  
所短黨事起餘人多逃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  
遇赦得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交死歸葬潁川

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耻之寔乃獨吊  
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

勝殘去殺百年之功歟什伍令嚴而民怯私鬪  
劫之已耳陳太丘不禁訟而訟息吾不知何所  
設施也史稱脩德清靜民安之或又謂其爲善  
不近名信爾亦非淺夫能恃量矣臨張讓之喪  
有遺議焉易曰見惡人以辟咎也其慮深乎乃  
胡氏則云有太丘之志則可無太丘之志則幾  
於劉翬此在自審焉耳矣

崔寔

崔寔字子真涿郡安平人也少沉靜好典籍桓帝時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績織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寔至爲作紡績織絰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畧吏民寔整厲士馬嚴烽堠虜不敢犯常爲邊最

衣被斯民威行胡虜偉哉濟世之才也乃其自少卽沉靜好學則士君子欲運量當世之務浮淺者詎能哉昔武侯謂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觀於子真益信

韓韶

韓韶字仲廣潁川長社人少仕郡辟司徒府時泰山賊公孫舉叛亂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韶爲羸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多被寇盜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乃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

無所坐

冒罪活人至哉仁心乎彼爲身謀而視溝壑之填委者何忍也

劉矩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少有高節舉孝廉稍遷雍丘令以禮讓爲治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漢去古未遠郡縣吏自孝廉茂才徵者多樸茂

高行政有可觀劉矩少著節槩以禮讓化治卒能使民無訟不假敲朴境內晏然猶有西京之風蓋叔世良牧歟

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仁言也藏乎身者無忘怒觀理之學民其喻諸叔方感人處亦在言外矣

劉寵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父丕博學通儒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以仁惠爲吏民

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爲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有白首不入城市者，頗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龐眉皓髮，自若耶山谷間出，入齋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驚，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後，歷司空、司徒、太尉，雖累登台輔而清約省素，家無貨積。

母疾棄官而遁，孝哉！何其誠也。世有生養而中沮者，何如祖榮哉！

會稽之政，未見卓異，而孚及山谷，其所感者何歟？無亦簡易不苛，民安無事，然歟？嗟乎！若耶之民，在在有之，而烹鮮之政，不可多得。已長人者，其以祖榮爲法哉！

仇覽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少爲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蒲亭長。勸人生業，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事，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暮年稱大化。○覽初到亭，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食，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

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語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藁哺所生。○時考城令王渙聞覽名，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故弗爲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栖，百里豈大賢之路。以一月俸爲資，勉卒景行。覽乃入太學，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

任德不任刑，天道然也。溫克之政，若善爲鷹鷂者，而鸞鳳之志，終有取于蒲亭之對。爲政者可



以審所尚矣

童恢

童恢字漢宗瑯邪姑幕人少事州郡為吏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酒殺以勸勵之耕織種牧皆有條章一境清靜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生獲二虎恢呪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于人王法殺人者死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

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二視恢嗚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歌頌之○夫天之愛民甚矣產豺虎焉或為民害聖人驅而遠之不曰令無噍類也何哉並生而曲成之耳且世之殘忍成性等於豺虎者不能盡格而獨伎於獸耶牧民者脩政而召和虎渡河蝗不入境豈翳異人哉然則漢宗呪虎其亦未可詭視也

賈彪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辟孝廉、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生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恣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賈子、生女名賈女、

世之健吏搏擊豪強、逐捕盜賊、曰、吾治在是、孰能留心保育、以挽天倫乎、既泯如彪之爲政者、

嗚呼仁哉、

劉梁

劉梁字曼山、東平寧陽人、少孤貧、桓帝時、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瑣、隸風移、礮礪、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哉、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

文法之吏、止重簿書、期會而臨、雍之政衰、劉君聚徒、勸誡、執經、試策、偉哉、越俗之規也、浮文盛、

而實行跡課業雖勤士習日敝立教者盍亦反其本歟

### 孟嘗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少脩操行仕郡爲戶曹史縣有寡婦養姑至孝姑以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阬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言于太守太守不爲理嘗遂謝病去婦竟冤死後復以其事陳于後太守殷丹終白其冤訟女伏辜○後舉孝廉拜合浦太守郡不產穀

實而海出珠寶常與交趾貿易前守宰金多貪糶采求無紀珠漸徙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嘗到官盡革前弊求民利病未踰歲去珠復還商賈流通稱爲神明

聞貨貝產海陸者本不可跡還珠事將偶然爾然刷弊興利吏治則良矣雖珠不還豈爲嘗少哉爲吏者亦無使滋僞焉可也

### 賈琮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舉孝廉再遷爲京兆尹

會合浦交趾二郡反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  
舉琮爲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皆言賦歛過  
重百姓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琮卽移書告示  
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簡  
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爲之歌曰賈父  
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  
十三州最徵拜議郎後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駟  
駕垂赤帷裳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  
聽惡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者乎命御者褰之百

城聞風悚震其諸賦過者望風解卽綬去

蠲復于旣亂之後豈若撫字于未亂之先乎古  
今覆轍相尋徃徃如是悲夫此雖非郡邑所得  
爲然受牛羊之牧必有所處矣吾因孟堅定亂  
之善政而興感云蓋責孟堅之前政也非責備  
孟堅也

羊續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其先七世二千石續以  
忠臣子孫拜郎中後黨禁解累拜南陽太守當入

郡界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郡縣采問風謠  
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  
內震懾乃發兵討殺前守賊趙慈宥其枝附賊既  
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  
之家多尚奢麗續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  
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乃出前所懸  
者以杜其意○六年靈帝欲以為太尉時拜三公  
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曰左騶續  
乃坐使人于單席舉緼袍示之曰臣之所資也斷  
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  
晏子澣衣濯冠或曰隘哉君子曰國奢則示之  
以儉其有警也南陽多貴人相競以靡興袒羸  
服救車以是歟懸魚之節似過乃其介有足多  
焉吁以功臣子孫歷六郡無纖芥緼涅處汙濁  
世不以三公易一緼袍古人哉

蜀

董和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漢末西遷益州劉璋以

爲成都令蜀土富實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  
婚姻送葬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  
僭逾爲之軌制遂能移風變善轉爲巴東都尉吏  
民老弱相携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  
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信南  
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爲掌軍中郎將與諸葛  
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自和居官食祿外牧  
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家無擔石之

○夫婚葬人倫之大者豈不重乎然世有百兩治

裝至不舉女三年爲擲忍於暴骸愚亦甚矣蜀  
土富饒卓鄭餘風染茲侈俗董和躬率以儉示  
民以禮善矣外牧殊域內典機衡而家無擔石  
之儲雅有羔羊之節其化理亦允蹟者哉

魏

杜畿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魏太祖既定河北高幹  
舉并州反河東人衛固范先等與幹通謀太祖以  
畿爲河東太守畿到部設方畧不煩兵卒誅固等

是時天下郡縣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  
崇寬惠與民無爲民有詞訟相告訐畿親爲陳大  
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  
老自相責曰有君如此柰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  
詞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徭役隨  
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牛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  
程百姓豐實○畿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于是修  
戎講武又開學官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太祖  
征漢中畿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

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云其得人心如此  
畿在河東十六年課常爲天下最

漢賊不兩立杜伯侯效忠魏武非正也旣富方  
穀治體則曉暢矣嗚呼兵殘之後不有循牧民  
其塗炭乎乃出處則當別論云

親陳大義遣歸諦思簡訟之法莫過是

守令懿範卷之二終

守令懿範卷之三

吳郡守末年蔡國熙裁定

仁和令新建張譽

錢塘令長洲闕成章全刻

循牧

晉

陶侃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初領樅陽令有能名尋為江夏太守時屬陳敏之亂侃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



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  
擊賊所向皆捷侃政齊肅凡有虜獲悉分予士卒  
身無私焉○遷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斷江  
劫畧侃令諸將詭作商船以誘之生獲數人知爲  
西陽王羨之左右即遣兵逼羨令出向賊侃整陣  
爲後繼羨遂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  
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賑給又立夷市於  
郡東大收其利○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  
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

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侃性聰  
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千緒萬端罔有遺漏常語  
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

分予士卒賑給流亡法外之仁也權用運船以  
討官賊逼斬王使以除江劫法外之義也仁可  
法矣義可法乎有士行之志則可

運甓惜陰可謂勤勵不息自強矣然使士行聞  
道則運心於民政惜陰于禹功豈止形勞而已  
哉雖然運甓之事未可法也惜陰之說千古之

法言乎豈特有民社者當省也三復不已不覺  
惕然

呂豫

呂豫字仲悅爲陳留太守宣布禮教敦尚名節一  
時人士化之○瑯琊王澄嘗行經其界豫遣吏迎  
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  
江應元時郡人多至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  
乙等非君郡人耶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  
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  
郡以吏言謂豫曰此中小吏亦知如此可以知君  
之德化矣子尼即蔡克應元即江統也

易辭有云王用三驅邑人不誠夫上有好者下  
必甚焉蓋自古記之矣陳留小吏荅瑯琊王澄  
語而能樂善忘勢所對非其所問乃澄則以德  
化歸美其君嗚呼爲民牧者其毋但役役於簿  
書期會間哉

王承

王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

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耶○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荅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寤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

嘗見一爲守者淺中狹度聞萋菲不察輒盛怒決撻人胡以堪王安期從容寬恕不爲苛察被澤者當不止犯夜儒生盜魚小吏而已嗟嗟情

耳、  
偽百端過寬則玩德威妙用而無着在神明之

蓋世之苛峻者豈皆性忍哉或曰非鞭撻無以立威名也夫欲立威名何意耶使其其中不見可欲應無是念矣安期清淨寡慾故政多寬恕有以夫

### 范甯

范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時方競尚浮虛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

可入  
儒教

於桀紂乃著論崇儒抑俗以救之○始解褐為餘  
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  
不宗之○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  
教未有如審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徵拜  
中書侍郎多所獻替被讒踈隔求補豫章帝曰豫  
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耶審不信卜占固請  
行在郡又大設庠序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  
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  
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堂功用彌廣

王何餘風至今貽蠹士習武子以為罪深桀紂  
宜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風化大行其諸  
孟氏反經之說歟為郡邑者苟欲一洗虛浮之  
習必以崇實學為要云

崇學敦教守令之首務也長民者不務何哉令  
則或制于守守則或制于監司也武子篤學通  
覽固已得教本矣况令餘杭則潔已守豫章則  
資給一出私祿誰得而制之

顧顛之

賦  
賦

顛之御  
煩以約

顧顛之字偉人吳郡人為山陰令山陰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顛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堦閑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而事理者莫能尚也孝建中為湘州刺史政績尤著

語云生事事生省事事省多欲寡欲之辯乎劇邑之事可知也務簡而事理吾知偉人之欲寡矣彼不惡已之多欲而惡外之多事者其見左哉

善治民者猶被表而挈其領貴知要也御繁以約良得體要彼擾擾焉以自疲何益哉老氏有言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為民牧者可以鑒矣

此心至簡多欲則煩俗念能心自生勞擾庶務至煩無心則簡無心匪踈靜一坦平此機在我萬化歸根隨物順應循序漸舉終日凝然民和政理右近

執簡御繁  
銘附此

南朝

執簡御繁

何遠

何遠字義方東海人梁初爲武昌守杜絕交游請  
謁不行饋遺秋毫無所受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  
漆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遂爲人所  
訟際名後起爲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  
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皆盛供帳以待  
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  
隻鷺而別武帝聞其能擢宣城東陽二郡守遠處  
職疾強富如仇讐視貧弱如子弟特爲豪右所畏

暉日秩奉錢並無所取歲暮擇人尤窮者免其租  
調以爲常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其耿介無  
私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然也

史稱何義方清公爲天下第一特多爲俗士所  
病夫同俗誠鄙也耿介之士動與俗迕河哉德  
厚者能混世塵善矣猶或不恭焉秉心無兢諧  
俗而俗自化其唯至仁乎噫非有超俗之志而  
與時浮沉猶然世俗中人也

夫爲政者不能使民無貧富能使貧富相安可

矣。義方子視貧弱而仇疾，富強豈公平之體歟。其耿介無私，則可取也。

北魏

房景伯

房景伯，清河人。孝昌中，清河郡山賊群起，詔以景伯爲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本家亡去。景伯擒之，署其子爲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率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具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

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賈生曰：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所能爲也。夫片言折獄，豈不謂能以淳薄俗難哉。景伯化悖逆爲孝子，所謂有諸已而求諸人者耶。俗多不馴，悉以此法諭乎。曰：精神不分，故勸一而風百，不教而殺，虐也已。

善用其母食子待之意則所謂子欲善而民善矣躬行道化莫先乎孝長民者宜加意乎

### 李崇

李崇字繼長頓丘人也北魏孝文初爲荊州刺史甚有稱績○召還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

史所載善弭盜者如漢虞詡魏李崇人不一矣其所施設雖各不同要皆不得已爲一時權宜救其末流非治其本者也本安在不過輕徭薄賦卹其貧乏區畫游民使之得所而已如是而又嚴保甲之法重窩藏之刑嚴門關津渡要地之察然而盜不息者未之有也惟不能先求致寇之源以塞之盜至而後爲之計不亦晚乎

### 蘇瓊

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



賊瓊至奸盜止息零陵縣人魏雙成任處與畿內武成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子賓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大富爲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妖賊劉黑苟搆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隣邑服其德績○瓊性清慎不發私書在官餽遺一

無取受○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總集大儒衛顛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府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哀禮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

辨郡縣吏長恒無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悉以給付饑者綱紀謂瓊曰雖救饑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在郡六年人庶懷之

蓋聞德盛者與人並立而人自化蘇君種種善政莫可縷數第觀道研背雲地上之語想其丰度不言而飲人以和者也談問玄理而意且自消其轉移人處亦巧矣諭普明兄弟數語長人

者類能言之而訟未必息此無他效顰即工精神未必貫也

隋

梁彥光

梁彥光字修芝安定烏氏人隋文帝時為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安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

呼爲戴帽錫臣自分廢黜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爲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相州豪猾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奸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惟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百端干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相授教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

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爭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奠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剋厲風俗大改○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俞泣杖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所容者彥光訓喻而遣之後改過力行卒爲善士吏民感悅畧無爭訟○寬嚴之用難言哉即儒先謂御善良以寬治強暴以嚴與夫撫民以寬御史以嚴皆未可爲極

則語也何者以有所着也一有所着不免偏重  
弊隨之矣乃若善為政者內境常虛剛柔時出  
何成心之有岐州民質以靜鎮之當也治相亦  
如岐可哉改弦易調庶幾近之

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開皇初為息州刺  
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  
有疾病者景茂減俸祿為饘粥湯藥分賑濟之賴  
全活者以千數○後以疾徵吏民號泣於道疾愈

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鷄豬散惠孤弱不  
自存者○好單騎巡行家至戶入闔視百姓產業  
有修理者於都會時褒揚稱述如有過惡即訓導  
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  
耘婦人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  
○其後以老致仕仁壽中復就拜淄州刺史賜以  
馬輦便道之道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為良  
牧○年八十七卒于官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  
者數千人或不及葬者皆望墳痛哭野祭而去

稱善而不彰過此巡行足以化民乎世之微行者豈無哉其不發奸摘伏以察爲明者幾希

### 劉曠

劉曠不知何許人開皇初爲平鄉令車騎之官人有爭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爭訟絕息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民無少長號泣于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臨潁令

清名善政爲天下第一詔擢莒州刺史

觀劉公之傳三代景象宛在目前信哉斯民三代直道而行也孰謂民不可以道化哉世之好談中行者必曰法不可弛俸不可繼中則中矣如民之不化何

### 王伽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派人並枷鎖傳送次滎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

之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

慈愛之心兆庶懷奸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蕩難理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導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本如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道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傳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為雍令政有能名

王參軍權脫流人之事雖出于非常亦足以開法吏之便門開皇之赦詔雖失于不經亦足以

廊世主之仁量存之循傳一醒吏治之酣法也  
王伽之事不可為法但當時詔旨數言曲盡理  
道今之為郡邑者可悉錄一通揭之座右

唐

陳君賓

陳君賓陳鄱陽王伯山子貞觀初為鄧州刺史州  
承喪亂後民多流離君賓至篤意招徠朞月悉還  
舊業○明年四方以霜澇災君賓境內獨得免  
儲積充滿鄰州饑民多歸之以逐食君賓勸率其

下令遞相迎養及還去尚多贏糧仍齎衣帛資送  
之太宗下詔勞之曰如此用意嘉歎良深一則使  
人不慮凶年二則使民輕財重義政化若此朕復  
何憂其令考司錄為功最

孔門以博濟為堯舜所病然心力可逮則何靳  
于施君賓為治不獨能厚吾民且復以其餘旁  
及隣境此其為度豈區區疆域所能限哉天災  
流行鄧之民獨免要非易易然矣

薛大鼎

薛大鼎字重臣蒲州分陰人貞觀中爲滄洲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堙廢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民歌之曰新河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又以州界卑下遂疏長蘆衛漳等二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水害○時與冀州刺史賈敦頤瀛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爲鐺脚刺史○  
修治水利亦善政之一事乃盡力溝洫孔子以禹爲無間然何哉要之民所利賴於茲者匪細

也薛公能令境無水害商賈流通滄之民所爲歌騁駟也今制郡邑類有專官以董斯役而漫無所事事取薛公之傳讀之能無厚顏乎

### 賈敦頤第敦實

賈敦頤曹州宛句人貞觀中數爲刺史每以廉潔稱常入朝盡室而行惟敝車一乘羸馬數匹羈勒有闕以繩代之道塗不知其刺史也○久之爲洛州司馬以公累下獄太宗貫之徙瀛州刺史州瀕滹沱河及滏水歲常濫溢壞民廬舍寢如數百里



敦頤爲立隄堰自是無復水患百姓利之○永徽  
中遷洛州時豪右占田踰制敦頤括沒三千餘頃  
以賦貧民○弟敦實爲饒陽令政化清淨老幼懷  
之時敦頤復刺瀛州饒陽其屬邑也舊制大功以  
上不復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竟不遷替  
○咸亨初爲洛州長史甚有惠政時楊德幹杖殺  
人吏以立威名敦實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  
勿貴也德幹爲之衰減○始洛人爲敦頤刻碑大  
市通衢及敦實去職人復刻石頌美立于兄之碑

棠棣碑

側時人號爲棠棣碑雅兄雅弟

○立隄堰以防水患嚴田制以業貧民敦頤爲政  
勤矣乃敦實清淨寬惠並臻治效夫清靜豈苟  
簡媮情無所事事哉謂舉其大綱毋苛擾耳夫  
禹之行水也行所無事而當其壅塞之衝則塹  
山堙谷固亦有焉庖丁目無全牛迎刃而解每  
至於族亦躊躇而四顧噫此治體也  
政在養人數語百世牧民之菽粟乎清淨之化  
過於廉明敦頤難爲兄矣

高智周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舉進士累補費縣令念丞尉俸薄以已所入均分之政化大行後爲壽州刺史政存寬惠百姓安之每行部必先召學官見諸生試其講誦訪以經義及時政得失然後問及墾田獄訟之事

丞尉祿微意趣多卑卑者往往侵漁百姓爲之宰者制之使不得行亦是矣然不能體悉其情豈同官一體意哉均分俸入不可爲繼豈無可相通處歟此匪市恩俾有他圖者亦內愧潛消視檢制遠矣若夫今之爲令者僅僅以訟獄簿書爲要務視儒生誦論爲迂緩甚者疾而讐之甘以俗吏自居不逮智周遠甚哉

田仁會

田仁會雍州長安人永徽中授平州刺史勸學務農稱爲善政移刺郢州屬時旱仁會自曝祈禱竟獲甘澤其年大有百姓歌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爲人上天聞田中致雨山出雲倉廩旣實禮義

雍容有次第

申但願常在不患貧

田公禱雨之應卒致有年民歌豈專係一時自曝之誠哉勸學務農之善政公之禱久矣

仁會爲民自暴遂臻有年殆非偶然者嗟夫天災流行胡代蔑有憂旱者不惟其本朝夕勤劬卽倣自曝自焚亦陳迹耳欲格彼蒼難哉尸居龍見淵默雷聲桑林其澤毋曰天道遠也

###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

其歡心郡人勒碑頌德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其獄密表奏曰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唯陛下哀其誑誤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也相携哭于碑下齋三日而後行○後契丹陷冀州徵公爲魏州刺史時河朔震動前刺史懼賊至盡驅民入城繕修守具公至謂曰賊在遠何自疲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

若輩悉縱就田虜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爲立祠  
用密䟽以活數千人幾絕之命豈特可爲良牧  
哉相度固已兆於此矣

### 姜師度

姜師度魏人舉明經神龍初累遷易州刺史兼河  
北道度支營田等使師度勤於爲政又有巧思頗  
知溝洫之利始於薊門之北障水爲溝以備奚契  
丹之寇又約濬魏武舊渠傍海穿漕號爲平虜渠  
以避海艱糧運者至今利焉○開元初出刺陝州

巧

州西太原倉控兩京水陸二運倉地形高常自倉  
以車載米至河際然後登舟師度鑿地道自上注  
之便至水次所省萬計○六年以蒲州爲河中府  
拜師度爲河中尹令其繕緝府寺先是安邑鹽池  
漸涸師度發卒開拓䟽決水道置爲鹽屯公私大  
收其利○再徙同州刺史又於朝邑河西二縣界  
就古通靈陂擇地引雒水及堰黃河灌之以種稻  
田凡二千餘頃內置屯十餘所收穫萬計

○巧思雖非持大體者所尚然顧用之何如耳用

之以裨國用。恤民隱，亦奚不可。師度成溝洫之  
功，曲盡智慮，卒以禦契丹，便轉漕，廣鹽屯，溉農  
畝，一勞永逸，公私蒙益，國家尚亦有利哉。

### 常景駿

常景駿，萬年人。舉明經，神龍中為肥鄉令。縣北界  
有漳水，連年泛溢，舊隄迫近漕渠，雖修築不息，而  
漂流相繼。景駿審其地勢，拓南數里，因高築隄，郭  
水至堤趾輒去，而堤北燥為腴田。○漳水舊有長  
橋，衝蕩易毀，每年修葺，民苦之。景駿易為浮橋，至

今便焉。○時河北咸饑，景駿躬撫之，令縣境內各  
相贍恤，貧弱者因免流離。○開元中為貴鄉令，民  
有母子相訟者，景駿謂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  
恨終天無及。汝幸在溫清之地，何得如是。錫類不  
行，令之罪也。因涕泣嗚咽，仍取孝經付其子，令歸  
習讀。於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遂稱慈孝。○累遷  
趙州長史，道經肥鄉，吏民驚喜，競來犒餞，留連經  
日。有童稚數人亦在中，景駿謂曰：計吾為此令時，  
汝輩未生，既無舊恩，何慙懃之甚。童稚曰：此間者

老相傳縣中廨宇庠塾館舍隄橋並是明公遺跡  
將謂古人何意今得親睹故不覺欣戀倍常也其  
為人所思如此

賑濟之法非躬至閭里親為勸巡則孰肯以有  
無相通假且委非其人必有並緣為奸稽緩阻  
滯者欲以利民而反病之不逮常君遠甚

常君之政葺陂渠撫流離非有異蹟也肥鄉童  
子欣欣若覲古人師古者何以好奇為哉故曰  
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 李栖筠

李栖筠字真一趙人舉進士調冠氏主簿後為常  
州刺史歲仍旱編人死徙踵路栖筠為浚渠廝江  
流灌田遂大稔○宿賊張度保陽羨西山累年吏  
討不克至是發卒捕之支黨皆盡里無吠狗乃大  
起學校堂上書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禮登歌  
降飲人人知勸民為刻石頌德

灌田以富民書孝友傳以造士養教之大端舉  
矣質之孟氏制產章其庶乎至於鄉飲酒禮古

人用意深厚。叔世忽之，猥雜非類，欲以彰勸難矣。栖筠雅知敦重，庸俗吏詎能哉。

### 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開元中爲平原太守。時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爲托，脩城浚池，陰料丁壯實儲廩。乃陽會友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祿山密偵之，以爲書生不足虞也。無幾，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乃遣司兵參軍李平間道奏之。玄宗初聞祿山之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

取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乃能如是。○真卿遣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及是，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賊，繼以涕泣，士皆感憤。

○清臣先事爲備，足抗逆虜。至陽事遊樂，則法所謂形人而我無形者，其機亦密矣。忠義所激，諸郡響應，豈獨殉節之奇哉。才節兼全，君子人也。彼平居嬉嬉，偶遘變，則束手無措，是燕雀等也。夫。

嗟夫世固患夫文靡也。開元天寶之間，詞士彬彬盛矣。而我且生，心清臣泛，舟賦詩以遇虜，而偵者以書生易之。然則漁陽鼙鼓，彼固有所侮而動也。陽弛而陰備，灑淚以鼓同仇。茲豈沉汨於詞章中者哉？按清臣之學，得於內養為多。其捐軀殉國，非但憤烈實超死生之際云。蓋有才華擅世者，偶遇難，非濡足則鼠竄。學貴重內，此耳。

柳渾

柳渾字惟深，河東人。開元中舉汝州進士第一。調宋州單父尉，操斷舉措通乎細大。潔廉檢守，形於造次。○遷永豐令，其治務威奸暴而惠鰥寡，毆除物害，消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沒之患，宰制聽斷，爭訟自息，既富而教，庠塾興焉。○表為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有加。拜袁州刺史，酌古良牧之政，可宜於今者，即施行之。人有疏陳，並見採納，導利致富，教之禮則優裕，和慈周普，不匱夫循俗者曰：不易民而化也。與時偃仰，苟道已



耳好古之君子、動稽成轍、而或不諧土風、抑何故歟、善醫者采古良方、試則輒驗、而用乖、則傷人滋多、噫、藥無古今、察脈者有善否也、抑惟深酌古宜、今其權審矣。

酌古政以施、今採疏陳而並納、取善之途廣矣。哉、以此爲相、可以集衆思、廣忠益、豈特牧政之優也。

### 李朝隱

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三原人、舉明法、授臨汾尉、後

爲安令、有宦者閭興貴、詣縣請托、朝隱命拽出之、睿宗聞而嘉嘆、下制褒揚、遷絳州刺史、入爲吏部侍郎、出刺同州、玄宗幸東都、路由于同、召見賞慰之、尋遷河南尹、政尚清嚴、豪右屏跡、時太子舅趙常奴恃勢害民、朝隱曰、此而不繩、何以爲政、執而杖之。

○貴倖豪強、縱之則怙勢、病民、激之則起釁、生變、顧控制之者、得其機、斯可矣、果勢不容已、取其甚者、密計而迅發、如雷霆之威、不測不棄、善矣。

乃隱隱幹轉疆弗友自消不更為第一義耶

常丹

子宙

其錄

其錄

其錄

其錄

其錄

常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為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游惰興學校廣屯田教種茶麥民窮自鬻者贖歸之禁民不得掠為隸仁化大行○為江南西道觀察使作陂塘五百八十九所以灌田○有吏主倉丹覆其糧二千斛丹曰吏豈自廢耶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丹召諸吏曰恃權取於倉罪也吾貴汝罪與汝期一月還皆頓首謝及期無

敢違○子宙宣宗問宰相周墀曰丹有子否以當對帝曰與好官拜侍御史出為永州刺史州方歉乃斥官吏什用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錢為市糧餉○俗不知法多觸罪宙為書制律并種植為生之宜戶給之○湘源生粟陵香歲市上供人苦之宙為奏罷民貧無牛以力耕宙為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為準久之牛不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

常文明灌田貫吏法外之仁也比之教耕興學

不尤難乎。乃子斥供用以市救荒之糧，給種植  
爲生之書，置社探錢以市牛，取仕家子弟以充  
學官，種種仁愛之意，溢于常法之外，真可謂世  
濟其美矣。古之良牧，出于一門，奇哉。

世有言曰：興一利，不若革一弊，貴無事也。然興  
革豈判然二事哉？警游惰而農桑漸開，革而興  
矣；勸生理而淫邪日遠，興而革矣。二者權蓋互  
用而斷之在獨，苟便於民，不曰生事也。常丹父  
子其有焉。

### 張全義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光啓中，李克用表爲  
河南尹。時東都荐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  
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  
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  
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  
是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陣，以禦寇盜。  
數年之後，都成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還  
歸，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大縣至七千人，小

縣至二千人爲之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絲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木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一旗一榜招懷之簡法勞田勞蠶勸課之圓機宜乎變流散而成富庶也國維之政可師哉招懷綏柔寬弛憲綱此安集流亡之道宜爾也若夫躬巡農畝勸勤懲惰平常聲伎曾弗解頤一覩嘉植便爲色喜國維之於斯民真猶盎然同室者哉

守令懿範卷之三



